

明代别集丛刊

五公山人集

张岱年题



明王餘佑撰
張京華點校

五公山人集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五公山人集 / (清) 王餘佑著.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3

(明代別集叢刊)

ISBN 978-7-5617-8458-7

I. ①五… II. ①王… III. ①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 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1) 第 032894 號

明代別集叢刊

五公山人集

著 者 (清) 王餘佑

點 校 者 張京華

特約編輯 黃曙輝

項目編輯 方學毅

裝幀設計 勞 韜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50×1168 32開

印 張 16.125

字 數 300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

書 號 ISBN 978-7-5617-8458-7/I·751

定 價 50.00元

出 版 人 朱傑人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 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62865537聯繫)

五公山人集卷第一

銀城李興祖編

慶雲鄧

鐸

孫

起宗

校

古詩

遊趙莊石窟

細履出山村一徑隨樵牧溪回古樹叢巖衍峭壁矗洞
穴如珠連厓歷相掩覆金光大士藏白堊高牖吳開鑿
伊誰氏成此碩人陸既無鷄犬喧復與猿鳥熟惜少高
士居清風振川谷我來縱俯仰夙懷遂幽獨繞荒漱澄
流臨壑玩珍水渙然塵累空往興造化還不羨方隨
豈念汝陽麴安能遂長留畏足謝碌碌

五公山人傳

明天啓間閩人魏忠賢竊柄賊害忠良余從祖忠節公被逮詔獄從父子敬公尾緹騎後徒跣至京師時邇卒如蝟蠶行夜伏匿定興鹿太常家大河以北相與周旋患難奮不顧身者有容城孫蘇門徵君范陽張果中布衣杜紫峰處士獻縣高斗南鴻臚雄縣李華五秀才以及徵君之門人五公山人其一也山人名餘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其先小興州人本姓宓八世祖某徙居保定之新城馬頭村贅于王氏遂因王姓山人生而英敏善讀書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侗



王氏家譜抄本書影一

王氏家譜序

余家著籍不詳其所始父老相傳自小興州遷居逆世為新城
小陽社人其地在城東四十里馬頭村此方以馬頭名村者凡
數處而余祖居則西馬頭村也又名王家馬頭始祖姓宓因贊
王氏故蒙王姓子孫相沿未能正故譜亦名王氏而本支相承
則宓氏子孫也宓公聚才即始遷之祖迄今八九世間雖無名
闕顯德可傳後世然人各有祖水源木本豈以貴賤榮枯異乎
況當亂離之日東西南北分飛不定桑梓墳墓之鄉高曾祖父

整理弁言

《五公山人集》十六卷，明王餘佑撰，清李興祖編。

餘佑或作餘祐，字申之，一字介祺，號五公山人。先世爲小興州人，宓姓，明初遷保定新城，改王姓。入清，王餘佑先侍父避居易州五公山雙峰村，後定居河間府獻縣，子孫遂爲獻縣人。

王餘佑，明萬曆四十四年生，清康熙二十三年卒。《集》中凡稱「國朝」皆爲明朝，稱明思宗爲「先帝」。民國《獻縣志》云：「按山人一生，乃心明室而實終於清。」故而此《集》之列人《明代別集叢刊》，亦如已經出版之楊炤《懷古堂詩選》，乃是「從本志也」。

王餘佑十六歲爲諸生，甲申之變時，他正在易州參加鄉試，明亡棄學。做諸生時，王餘佑曾經受到在畿輔視學的左光斗的賞識，稱道他是文與射的「兼才」，「可備用」。其學出自孫承宗、鹿善繼、孫奇逢、杜越諸人，而後來開創了顏李學派的顏元、李塈則是他的弟子輩。晚年，王餘佑在獻縣主講獻陵書院。既卒，學者私諡「文節」，又諡「莊譽」。卒後，官修方志所作傳記多列在《理學》、《師儒》、《儒行》各傳，并奉祀鄉賢祠。尹會一續編《北學編》的清代部分，將王餘佑排在孫奇逢、杜越之後，居第三位，而顏元、李塈、王源則並列

最後，王餘佑適當他們中間。按名望，他不如孫奇逢與顏李，故而知之者少；但是按個人觀感，則他所經勝國遺民的歲月較之孫奇逢爲久，所經明末亂離的事變較之顏李爲多，因之從「社會生活」的層面而言，王餘佑及其交遊的親朋、社友更能代表明末清初北學中的典型狀態，其中種種細節多可由《五公山人集》一書中窺見。我早先曾有文稱王餘佑是北學的「先驅」，是由顏李學派而言；如果由鹿善繼之江村學案、孫奇逢之夏峰學案溯源而言，王餘佑正可謂爲北學的中堅。

北學主於知行合一，外表看來，則偏於力行。學者對北學的認識向有爭議，關注亦時冷時熱。有論北學於宋學如何、於王學如何者，有論北學於漢學如何、於清學如何者，有論北學於孔子如何、於墨子如何、於許行如何者，最後又有亟於討論北學之沈寂與絕無傳人者。而梁啓超又謂北學一切無所承接，「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明目張膽以排程朱陸王，而亦菲薄傳統傳注考證之學，故所謂宋學、漢學者兩皆唾棄」《清代學術概論》。其言貌似果斷，實則是未解之解。

北學之北並非自方位對稱而來，並無南學與東學西學，而只有北學。因爲游牧族的人侵與華夷的衝突總是來自北面，其學術風尚剛強、堅忍、粗豪，自《史記·貨殖列傳》時已經定型。故清初王夫之論華夷問題，頗歸結於地理差異，清末劉師培論北學亦專言地

理。劉師培之言曰：「燕趙之地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讀高達夫《燕歌行》，振武之風自昔已著。又地土磽瘠，民風重厚而樸質，故士之產其間者率治趨實之學，與南學浮華無根者迥異。顏學之興亦其地勢使然歟！」其所論最確。

劉師培又云：「望溪方氏與人書，稱浙學之壞始黃梨洲，北學之壞則自習齋始。吾得一語而反之曰：燕薊素無學術，北學之興始自習齋。惟習齋弟子捨剛主、崑繩外，咸注重躬行，不事空文著述，故書缺有間。然以學植躬，擇術備用，較之橫渠關學蓋有進矣，豈不盛哉！」《幽薊顏門學案序》是知南北方各有爲學標準，如以南方標準衡量北方，在南方以學爲學，以不學爲不學，在北方則恰是不以學爲學，所學不在讀書，不在講說，不在著述，尤不可流於心學、禪學，而當與人事人生吻合爲一。

我國學術皆源出三代，但四部學問在三代當時只是治世之政術，並沒有一種獨立在外的學術，後世不得已，立爲學問而學習之，故不免於先王陳迹之譏，破除之法就是得意忘象。所以北學看似粗疏，其實貼近三代的真精神。

北學衰落後，到了民國，也有幾次被學者提起。

一戰後，梁啟超在北平四中學講演，如是說道：「顏李以爲凡紙片上學問都不算得學問，所以反對讀書和著書。又以爲口頭上學問都不算得學問，所以反對講學。」嗚呼！

倘使習齋看見現代青年日日在講堂上報紙上高談什麼主義什麼主義者，不知其傷心更何如哩！」《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

瀋陽事變後，陳登原說道：「余自一九三一年以來重客南京，始得披覽顏氏諸書。會值家國多故，朝市更易，四海困窮，三邊淪沒，知人論世，益有取於崇實篤行之意。於衰世清談之俗，誠深惡痛絕，而不知其已甚者，良以虛言蠱世，溢辭亂真。種族興亡事已可痛，至如上也者以新說自文其漏失，下也者以舊學自鳴其雅古，虛驕之氣導國民而扇之以浮競，愚誣之技率學子而教之以無用，則雄關半圯，遼瀋新亡，江南燕子之曲，海上門戶之爭，有懷往昔，殊不能不太息於明季也。」《顏習齋哲學思想述·自序》。

大約同時，商務印書館百科小叢書《顏元與李塨》的作者，北平四存中學校友金絮如回憶到這所中學，說道：「一般青年們走著四方步，每日講求修身，念《毛詩》，讀《左傳》，彈古琴，奏雅樂，處處表現和北平那些學校是不同的，不起學潮，不寫愛呀心呀肉呀的文章。他們道貌岸然，沒有羅漫斯可說，他們的理想人格、他們的導師是能力行的二位學者——顏習齋和李恕谷。」

抗戰中，張繼論顏元云：「寇禍日深，士節淪喪，人心世道深用隱憂」，「先生之學要在平常一事一物中隨處體踐。標榜宣傳，為所深疾，吾輩所為不過如先生所斥『空言相續』，

紙上加紙」而已。」而張蔭梧則徑以「報仇雪恥復興民族」爲顏元「精神生活的出發點」。張蔭梧《顏習齋先生之精神生活》及張繼《序》。

由這些斷續的呼應中，即可看出北學的特質。

王餘佑是一位奇人。幼偉岸，有大志。聰穎，讀書識大體。顏元曾說：「夫子溫、良、恭、儉、讓，介祺得其二，溫、恭是也。」稱王餘佑氣度包羅，可資師法，自謂平生所不能及，以至對王餘佑「以父道事之」。李塋也說：「春風滿坐，經濟滿懷，吾不及五公。」而在王餘佑卒後，其長子王孚則亦以爲李塋最能傳其父之學。

王餘佑生長於幽燕之地，自幼受理學的熏陶，又遭逢明末與閹黨鬥爭和明亡的激變，故其爲人頗有燕趙慷慨悲歌之遺風。其治學則以性理爲根本，以實學及物爲主旨，以明體達用爲宗，以閒邪存誠爲要。其治身心專以誠敬爲主，其於日用專以躬行實踐爲事。待人則教以忠孝，和易簡諒，對己則立身孤介，刻苦砥礪。喜通任俠，敦尚氣節，有古獨行之風。王餘佑雖爲儒林中的士子，但是他讀書的態度決不是追仿時文或是空談性理，而是沿著實學一派的傳統獨開一徑。其治學範圍，舉凡天文地理、禮樂政刑、耕桑醫卜，以至西洋語文，無不析其端委，上下數千年如指掌。他的門人李興祖說他：「極縱橫上下之說，數千年間事如燭照數計。及指陳得失，蒿目時艱，真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王餘佑的

實學才能在當時已被譽稱為「有本之學」、「王佐之才」、「命世之才」、「王霸大略」、「足以安民濟世」。李興祖說：「從來講理學者弊在拘方而不適用，談經濟者流為功利而不入於純」，王餘佑則能「本理學為經濟」，明體達用一以貫之。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尹會一也極力稱讚說：「嗟乎！吾嘗怪世之人動以儒術迂疏為道學詬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

王餘佑喜作詩文，但都由興所之，本乎性情，興酣筆落，頃刻數紙，寫後常隨手散失，且不在意格律。他還擅長書法，風格逍逸。而對於清代極盛的考據之學則多所忽略，蓋其心意不重在此。

王餘佑還通兵法戰略，著有《乾坤大略》一書。他早年跟隨孫奇逢學兵家言，主於孫吳。他跟隨鹿善繼受學，鹿善繼曾協助兵部尚書孫承宗鎮守榆關四年，任贊畫，有兵書《車營百八叩》傳世。他的師友茅元儀尤以兵略著稱，所撰有《武備志》二百四十卷，茅元儀本人也曾隨孫承宗督師遼東，任贊畫、副總兵，方以智稱讚他是「下帷稱學者，上馬即將軍」。王餘佑復與茅元儀「論天下安危成敗」。為王餘佑所仰慕的南宋人陳亮，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也曾考論古人用兵成敗之迹，著成《酌古論》，對王餘佑影響很大。明末，兵書武略已成為北學一派共同關心的焦點，王餘佑對於兵略的研究體現了時代的特點。而

在王餘佑之後，清初北學中顏元也是自幼學習兵法，於技擊馳射無不精通，遇豪傑無論貴賤莫不結納深交。王餘佑死後二十年，爲他作傳的大興人王源也是一位喜歡任俠言兵的奇士，其父爲明錦衣衛指揮，又曾從著名兵法家魏禧受學，精通其奧，性情豪邁不可羈束，於當世之人視之蔑如，於古人亦然，心中所慕惟有諸葛武侯、王文成公二人，自以爲當北面武鄉侯而與陳同甫並駕齊驅以爭先後。王源對人自然是少有贊許，但他對王餘佑卻能獨加讚賞。在爲李塏之父所作《李孝愨先生傳》中，王源說道：「北方學者多暗晦，寡交遊，著述亦不傳於天下。以予所聞，孫徵君而外，不過山右傅青主、關中李中孚數先生而已。既與李剛主、張文升訂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顏習齋諸君子。」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王餘佑還身負武學，著有《十三刀法》，又稱《太極連環刀法》傳世。王餘佑在新城時，李塏曾將他車迎至家，傳授槍法刀法。早年他跟隨孫奇逢受學時，就是一面學兵家言，一面習騎射、擊刺，無不工。時人稱其才兼文武，精於技擊，說他「恒以談兵說劍爲事」。他常與弟子歌詩飲酒、騎射技擊爲樂。直到晚年，他談兵述往事，仍能目光炯炯如電，聲若洪鐘。有時持兵指畫，鬚鬚戟張，蹲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使觀者莫不震栗色動。王餘佑自己也說他平生「性不平，好武健，生來一點血性，不肯以塗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有時居家鬱悶，一室叫跳，鬚眉如刀槩立，倚天而號，提

劍而舞，擊節徘徊，欲歌欲泣」。

王餘佑是將理學、武學、兵略和慷慨任俠的性格合爲一體，這樣貫通成一種有根基、有淵源、有活力的實學。有幾件事很能說明王餘佑躬行實踐的實學精神和他北方學者慷慨悲歌的任俠性格。

一是明末天啓五年魏大中、楊漣、左光斗等人被閹黨逮捕入獄，魏大中長子魏學洧至京師抗爭，當時閹黨邏卒四布，王餘佑與鹿善繼、孫奇逢、杜越等人予以掩護，奮不顧身，相與周旋患難。《明史》載：「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議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爲獄卒所斃。」即此事。

二是在山西臨縣時，條列時弊數千言上之，由於拂忤當事者之意，繼父王建善被調任魯山，實欲困之。王餘佑見時世不可爲，遂力勸繼父解印歸田。

三是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際，經歷了父兄的死難。王餘佑的生父王延善爲縣諸生，爲人尚氣義，曾以萬金家產結客。明末兵亂，王餘佑正校試於易州，聞訊投筆而歸。路經容城，與孫奇逢謀起兵。於是王延善率三子餘恪、餘佑、餘嚴以及兩個從子餘厚、餘慎，建義旗，傳檄起兵，聚衆千餘人。孫奇逢也在容城起兵，共同收復了雄縣、新城、容城三縣。此

時清兵入關，諸人遣散。不料王延善卻遭仇家陷害，以抗清的罪名被捕入京。餘恪、餘佑、餘嚴三人準備進京赴難，餘恪以餘佑已過繼伯父爲嗣，不可輕死，於是偕餘嚴赴京。馳至琉璃河，夜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說：「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可復仇者？弟壯，可復仇，我死之！」揮餘嚴去，自赴京，大呼曰：「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來赴死！」於是父子二人俱死燕市。餘嚴歸，夜率壯士入仇家，盡殲其老幼三十餘口無孑遺。王餘佑聞父兄罹難，痛不欲生，招魂葬父兄畢，即奉繼父母隱居易州五公山雙峰村孫奇逢避亂講學舊地，自稱五公山人，躬耕養親，不求聞達，三十年不入城市，而爲學益勤。有時登臨峰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

出於當政的壓力，王餘佑對清廷的態度不易顯察。但其父、伯、叔三人均爲明臣，身爲明諸生，父兄又爲清人所殺，國亡家毀，對於滿清異族不能沒有抵觸。只不過當時天下大局已定，而河北又近在京畿，所以他不可能有太過激烈的舉動。《清詩紀事初編》評論他的詩似謝臯羽、鄭所南，文模陳同甫，「然辭旨隱約，不作陵厲指斥之語」，也即此意。

王餘佑身上所表現出的抗清情緒可以從數處隱約察知。其一，他平生獨慕陳同甫，爲其有真英雄風度，而至垂老讀史，「至謝臯羽、鄭所南諸君，又未嘗不掩卷流涕也」，說明他的個人情感已與國家興亡連在一起而不可更改。其二，王延善父子起兵時，值清兵入

關，曾遭仇人誣陷。然而王氏父子是否真正有心抗拒清兵，恐怕尚在半虛半實之間。王餘恪入京赴難，不喊冤枉，而大呼「起義生員來赴死」，似是自服之辭。其三，入清後，王餘佑先在五公山隱居三十年，又在獻縣講學十年，四十年不出仕，明顯是一種不合作的抗拒。其四，王餘佑在編定了《乾坤大略》的十卷之後，又專門搜集了江南對於北方的十次勝戰，編定了補遺一卷。他說：「十卷中至矣盡矣，尚須補也與哉？」曰：「爲十勝而設也。」此十者，皆起於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江南脆弱，誰不聞之？然迹其所以勝，不在強弱也，顧人之運用何如耳！」其意似深望於南明之光復。

王源《五公山人傳》對王餘佑評論道：「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詳其生平。後交李剛主，始聞其詳。而今乃得讀其遺書，撫卷流涕曰：此諸葛武鄉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謂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又說：「隋代文中子隱居教授，所造就的人才皆足以安民濟世，而不必功自己出。現在天下人才日下，沒有能比得上前人的，但是也許王餘佑的弟子不同。王餘佑的親傳弟子雖不能有所作爲，但是日後只要是讀過其書能私淑王餘佑的，自然也是他的弟子，「雖數百年之久，固無異於親炙之者」。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王餘佑「又何憾焉」？觀其文意，似已預期數百年後謀圖翻覆之舉。王源的這個意思未始不是道出了王餘佑的真意。